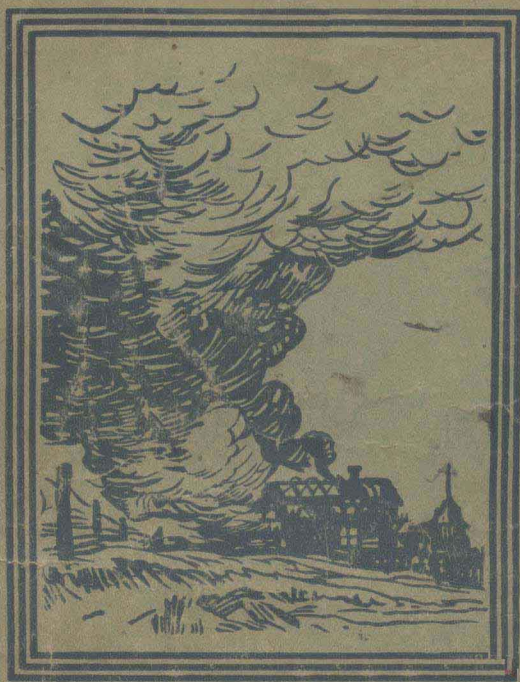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葛·布良采夫著

記滅覆巢匪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葛·布夏采夫

匪巢覆滅記

吳景平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衛國戰爭中，德國特務在蘇聯境內空降後被捕。蘇聯情報軍官斯托查洛夫奉令化名打入德寇特務機關，歷經多次艱險考驗，終於使德寇相信，並由敵特務機關重派至蘇聯工作。斯托查洛夫回蘇後，即協助肅清了法西斯特務分子。

後來，斯托查洛夫又奉派至敵後，聯合當地游擊隊員，一舉消滅了敵人的特務機關，並生擒特務頭子。

本書生動而深刻地描述了蘇聯情報人員的機智，和他們對黨、對祖國的無比忠忱，憑藉着這些，他們才澈底戰勝了狡猾的敵人。

ГЕОРГИЙ БРЯНЦОВ КОНЕЦ ОСИННОГО ГНЕЗДА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
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2

匪 巢 覆 滅 記

葛·布良采夫著

薩·布洛茨基繪圖

吳 景 平譯

陳復庵 嚴繼中校

*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53

開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10 5/8 字數 224,000

(原潮錄版印 148,000 冊)

一九五六年三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5,000 定價 1.09 元

謹將本書獻給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犧牲在戰鬥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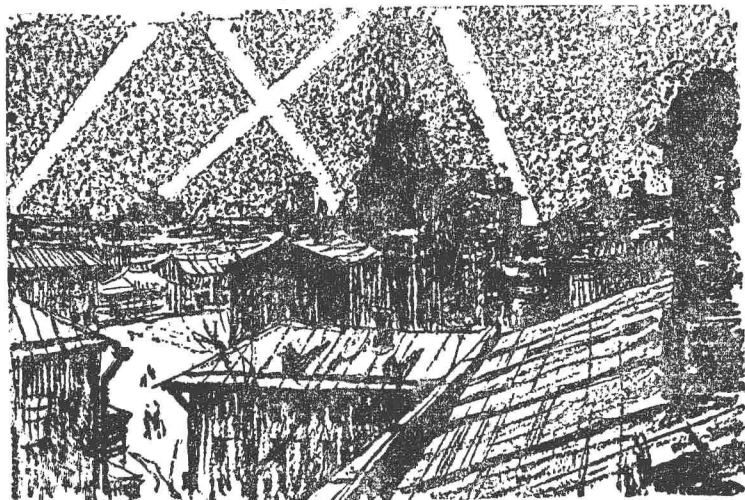
位上的蘇聯情報軍官B·И·蘇洛維亞金上校。

——作者——

第

一

部



—

早晨四點鐘，菲爾薩諾夫叫我去。這件事情是這樣出乎意外，以致我得坦白承認，確實是大喫了一驚。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昨天晚上在司令部裏並沒有決定關於計劃以外的事情，所以我今天一整天都應該整理最近一次進入敵後時搜集的材料。可是現在電話鈴響了，接到了一個簡短的命令——立刻到中校那裏去。

我迅速穿上衣服，可是腦子裏還充滿了不安的情緒和猜想。最使我不安的——不見得是前綫上傳來了壞消息吧。

這個城市經常遭到轟炸，離此一百公里的河那邊

正在作戰。由於臨近前綫而引起的緊張，這裏尤其能尖銳地體驗到。

我一面走一面扣着上衣的鈕扣，跑下軌軌作響的木頭台階。清晨的涼風吹在臉上。天剛剛亮，可是城市已經甦醒了。

對面駛來一輛大汽車：人們帶着鉄鎚去挖反坦克壕。城郊傳來了遠處坦克的隆隆聲，和飛機場上起飛的飛機吼聲。街道上還遺留着昨天的轟炸痕跡：一部份人行道上堆滿碎磚亂石，自來水從炸壞了的地下水管裏噴泉般的冒出來。悶燒着的濕木頭，冒出隱約可覺的辛辣氣息刺激着鼻孔。

我急忙繞過瓦礫堆和倒塌下來的木頭，就到了中央大街。這一條街道仍和以前一樣，綠蔭蔭的，幾乎沒有受到轟炸的損害。

我和克里沃魯琴科回到大陸上這個臨近前綫的城鎮，已經有一個星期了，可是我依舊不能習慣於想到自己已經在『家裏』了。當我和謝明在敵後飄泊的時候，我們曾像游擊隊員似的細聽着每一聲動靜，利用每一個適當的機會，在樹林深處坐下來休息，那時候，他曾向我憂鬱地說：『現在家裏不知怎麼樣了？……』

於是我們就一聲不響的想到家，想到自己的親人。年輕的謝明想起了母親和姊妹，我想到了瑪利亞和小娜塔沙……

就是現在，我在街上走着一邊還在想着女兒。

我想做很多很多事情，爲的是讓她能重新無憂無慮地笑起來，重新能見到明朗的天空和溫暖的

太陽……

那就是菲爾薩諾夫的精緻住宅，它是用木板釘成的，門窗的木框都彫刻着花紋，屋頂上有一隻風標。哨兵向我敬禮，讓我走進院子。

菲爾薩諾夫的臉上帶有倦容，縐紋更加深了，眼皮稍微有些腫，聰明的灰色眼睛專注的凝視着。但是，他仍像往常一樣，臉上刮得很光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穿着一身軍服。

和菲爾薩諾夫談了一番話，就使我心神安定下來——前綫上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。這樣緊急的把我叫了來，是爲了必需派我到省內一個村莊裏去，審問一個已經捉到的希特勒匪幫的跳傘員。

『就是這件事情，』菲爾薩諾夫說道。『爲了馬上出發，你還要什麼不？』

我簡短地答道：

『有你的命令就足夠了。』

半小時後，一輛『埃姆卡』汽車載着我們，沿着一條損壞的大道駛去，一路上趕過了一些馬車和卡車，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跳動着。車後揚起一陣雲彩般的濃密灰塵。在我的前面，司機身旁坐着的是考瓦連科少校，我的右邊是葉列米也夫大尉，這都是我新認識的。

我們現在要去的那個小村莊叫做紅克林基。天黑時我們才到達這座村莊，在集體農莊管理處附近停下。一個面額寬大的中年婦人——集體農莊主席——將我們領到屋子裏，點上了燈，遮上了窗簾之後，就向我們講述夜裏發生的事情的詳細經過。

這是在天亮以前發生的。有一個老頭兒，他是苗圃的看守人，跑到集體農莊管理處來報告，夜間飛過去的一架飛機，向苗圃拋下了一件東西，掛在樹上。

農莊主席將人們叫起來領到苗圃那裏。松樹上當真掛着一件東西，但是黑夜裏認不出究竟是什麼。只聽到樹枝的響動聲。喊了幾聲也沒有人回答。只有在天剛破曉的時候，集體農民們才見到松樹上是一個人。他被降落傘上的帶子纏住了，頭向下的倒掛在樹上。人們急忙將魚網拿來，張在松樹下面。兩個人爬上樹去割斷了帶子。人直掉進網裏，已經失去了知覺。

『你們在他身上發現了什麼東西？』考瓦連科問農莊主席。

她一言不發的打開了櫥，從裏面拿出一捲東西。那裏面是一枝手槍，兩萬五千蘇聯盧布，梳子，一盒『嬰孩』廠出品的火柴，裝滿了劣等煙草的鐵皮煙匣，和一盒已打開的『白海運河』牌紙煙。除此之外，在這一堆東西裏還有兩張用打字機打好的證明書。一張上寫道，本證收執人，布雷斯加洛夫由於近視眼和扁平足，特免其兵役。這張證書不是軍務處發的，而是斯摩稜斯克市立醫院發的。另一張上說明布雷斯加洛夫是拖拉機站的會計，現在因公出差到烏拉爾。

考瓦連科要求將這個跳傘員帶進來。

進來了一個年紀已經不小的、中等身材的瘦削男人。他在門檻邊立停，緊蹙着眉頭，胆怯地看着我們。這個跳傘員的身上穿着一套舊便服，翻領的花格襯衫，脚上是一雙尖頭黑皮鞋。根據這個傢伙的外貌，一點也看不出是敵人的跳傘員。考瓦連科少校讓他坐在椅子上開始審問：

『姓什麼？』

『布雷斯加洛夫。』

『籍貫？』

『利森省拉雷堡區人。』



『這個地方離這裏不很遠，調查起來也不難。讓我們預先說在前頭：只可以說實話，免得將來後悔。各種謊話都會反過來使你不利。』

布雷斯加洛夫開始沉思。

『人的眼睛如同一扇小窗，透過這扇小窗可以看到內心中所想的事情，』這是一位法國作家維克多·雨果說的話。

這個叛徒究竟在想什麼？他打算怎樣來逃避法網呢？背叛祖國這

件事，他想用什麼話來狡辯？這些問題我在他的眼睛中都沒有找到回答，但是我發現，布雷斯加洛夫正在緊張地思考，盡量想掩飾他的焦急情緒，企圖將惶恐的心情逐入心靈深處，假裝出冷靜。這需要他付出極大的努力。他的面色經常在改變，兩手稍微有些發抖，呼吸也很急促。

布雷斯加洛夫覺察到我在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他，他在椅子上就有些坐立不安了。

『你快一些想，免得以後後悔想了這許多時候，』考瓦連科平和而又堅決地說。

布雷斯加洛夫抬起頭來向我們看了看，似乎是查考一下究竟有多大危險性。然後就開口講起來，他說得又快又含混。原來他根本不是什麼布雷斯加洛夫，籍貫也不是利森省。他一生中換了那麼多的姓，簡直難以將它們全都記住說出來。他被捕六次，有三次受到了審判，總共被判處了九年徒刑。最後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，他殺死並搶劫了一個鐵路小站上的出納。法院將他判處了極刑。

這件事情發生在六月十八日，戰爭開始之前三天。判決沒有來得及執行。他們在布列斯特將布雷斯加洛夫押上囚車，將他運往大後方。火車在明斯克附近遭到轟炸，車廂被炸得粉碎，可是布雷斯加洛夫倖沒有死。他利用這個極端慌亂的時機逃跑了，投奔到德國鬼子那裏。在那裏，他經過短期訓練之後，就跳傘降落到這裏，任務是搜集有關前綫附近地帶的情報，然後隱藏在任何一個居民點或者樹林中，等待德寇部隊到來。

『就是這些嗎？』

『是的，就是這些。』

德國鬼子曾經空投過負有類似任務的跳傘員，所以布雷斯拉夫所說的話或許可以相信。但是有一些情節使我們感到迷惑。

『爲什麼把你投在離前綫這麼遠的地方？』

『大概是投錯了。』

『烏拉爾有什麼事情等着你去辦？』

『我不準備到那裏去。』

『可是，你不是有一張出差證明書嗎？』

『是的，這不過是以防萬一。』

『防什麼呢？』考瓦連科追問了一句。

沉默。

『你大概沒有想到會掛在樹上，落到集體農民手裏吧？』

又是沉默。

『規定完成任務的期限怎麼樣？』

『十至十二天。』

『這幾天需要兩萬五千盧布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這些回答都不能使人相信。考瓦連科知道布雷斯加洛夫在撒謊，同時愈往下追問，謊話也就愈多，於是就對他道：

『你要後悔自己不說實話。』跟着又厲聲說道：『把衣服脫下來！』

『什麼！……就在這裏，現在嗎？……』布雷斯加洛夫臉色蒼白地問道。

『是的，就在這裏！怎麼樣？』考瓦連科自桌後站了起來。

少校決定仔細檢查布雷斯加洛夫的東西，但是這個叛徒想了一陣，看那樣子是在想另外一件事，多半是考慮到自己的毀滅。他突然畏縮並且哼叫起來。這件事情是這樣的出乎意料之外，以致我們不能立時明白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『怎麼樣？』考瓦連科又厲聲的重覆了一遍，注意地盯着布雷斯加洛夫充滿了恐懼的眼睛。

『我都說出來！』那人很快地脫口說道。

『關於這一點我們並不懷疑。把褲子拿過來。』

『我都說，都說！』

『把褲子拿過來！』

考瓦連科從布雷斯加洛夫手裏拿過他自己脫下的褲子和其餘的衣服。

布雷斯加洛夫光身站着，注意地看着人家檢查自己的東西，當他發現考瓦連科在他的上衣左襟摸到一樣沙沙作響的東西時，就含糊地說：

『我早就說過，我自己都會講出來的。』

考瓦連科用削鉛筆的刀將衣襟割開之後，一言不發的由那裏面取出一塊厚紙。

『唔，』他說道，『有趣……這是什麼東西？』

我向那塊厚紙看了一眼，見到是一張女人臉蛋兒的照片，這是曲折地斜切下來的半張照片。

布雷斯加洛夫垂下頭沉重地嘆了口氣。

『你預備長久沉默下去嗎？』考瓦連科嚴厲地問道。

布雷斯加洛夫咬着手指甲，由於過度的緊張，他的額角現出了汗珠，突然他笑了起來：看起來，他認為危險已經過去了。但這是一種苦笑，是假裝的笑容。我們交換了一下眼色。

『這是暗號……』布雷斯加洛夫遲疑地說道。『這張像片本來是應該拿給薩夫拉索夫看的。他有像片的另一半。將它們併在一起，應該是合成一張整的像片。』

『薩夫拉索夫是什麼人？』

『是個工程師。』

『他在哪裏？』

布雷斯加洛夫講出了一個烏拉爾的城市名字。

『誰派你去的？』

『喬伯爾特大尉。』

布雷斯加洛夫原來都是在喬伯爾特領導下進行訓練和跳傘的。布雷斯加洛夫原該利用這張出差證明書，假冒拖拉機站的會計到烏拉爾去，和薩夫拉索夫建立聯繫，由他那裏取得情報，然後再回到喬伯爾特那裏。五千盧布是給布雷斯加洛夫的，那兩萬盧布是給薩夫拉索夫的。

『你早就認識薩夫拉索夫嗎？』

『我以前不認識他，現在也不認識他。』

『喬伯爾特大尉在什麼地方？』

布雷斯加洛夫說出了被德寇佔領的一個城市。但是喬伯爾特並不住在城裏，而是住在離城約一百公里的地方，在樹林中的以前是兒童療養院的房子裏。在喬伯爾特指揮之下有二十至二十五個人，其中有兩個俄羅斯人。布雷斯加洛夫不知道他們的姓名。他只在跳傘前在喬伯爾特私邸中共住了三天。

喬伯爾特私邸周圍埋有地雷，並設有三層帶刺鐵絲網；入口處有人警衛。他有自己的無線電台和發電機。

『你應當把什麼話親口告訴薩夫拉索夫？』

布雷斯加洛夫搖搖頭，斜視着考瓦連科說道：

『沒有什麼……』

『你把一切事情都詳細說出來，』考瓦連科吩咐道，『我們不耐煩再逐句擠出來。』他同時用